

# 夜光杯



历时二十多个月的改造,和平公园重新开园。改造后的公园焕然一新,充满诗情画意。只是,上海人心心念念的市中心城区公园里唯一的“动物岛”,这次真的与我们告别了。和平公园自开园起就有动物展出,2007年的时候,公园也进行过一次改造,改造后,公园向游客发放了1000份征询意见表,结果,96%的市民要求保留动物,为此,公园将环湖中的鸟岛设计改造成动物岛,原先分散圈养的非洲狮、东北虎、棕熊、金钱豹、猴子、白颊长臂猿、梅花鹿以及鸟类等迁居岛上散养。

小时候,我常常去和平公园看动物,那时还没有动物岛,所有的动物并不采用全部集中的办法,大动物的笼舍在园中央,小兽和鸟禽则分散于全园。小孩子对大型动物最感兴趣,那些狮子、老虎、豹子、棕熊让你心里怕怕的,但却又特别想看,觉得非常刺激。所以,那里的孩子总是最多,里一层外一层的,很多孩子得骑在大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见。大多时候,这些动物都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晒太阳、睡大觉,或者百无聊赖地散步,走个几圈就又伏下了。这可不是孩子们所希望的,于是,我们便大喊大叫:“起来!起来!”果然,一只棕熊站起身,朝着人们走过来,然后一把抓住又厚又密的铁丝网。这下,孩子们欢欣雀跃,少不更事的我们以为

首先必须申明的是,本文题目中的“弃儿”并非婴幼儿,准确地说应是弃书。鄙人自打识字读书那天起,就视书籍为吾儿吾女,若见有人随意处置、丢弃书籍,那就恨不能将其视作犯下抛儿弃女的遗弃罪而告上法庭。然而,弃书终究不是弃儿,法院管不了。无奈之下,所能做的也只是像孤儿院院长般,把遭人遗弃的书籍当作没爸没妈的孤儿,一本本收容起来呵护珍藏。

昔日,山村的冬天似乎格外长,也格外冷,取暖之法,无非就是用水柴烤火。烤火,井冈山土话叫“遮火”,土音读 zha,意:伸出手去烤火,把火遮住。“冬下一盆火,遮得人暖和”。冬天里,在老表家“遮火”那种暖暖的感受,总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当知青时,生活清苦,衣着单薄,在寒冬里干活不冷,息工时则渴望“遮火”取暖。其实,老表早就看透我们的心思,不是东家请,就是西家邀,总喊我们去“遮火”。

## 遮火

倘若白天不出工,就坐在灶门茅窠板凳上“遮”灶膛火。灶膛里干柴燃得通红,既煮着饭菜,灶膛火又“遮”着小脸,要是手僵,就伸到灶门前,“遮”得红彤彤的;要是脚冻,干脆脱掉鞋露出脚板,“遮”得发烫。

冬夜,最暖最热闹的地方数农家的小厨房,晚餐后,灶膛里没烧火,就在灶前火塘里烧树兜“遮火”。平日里,老表上山干活,都会把大大小小树兜捡回家晒干,“遮火”时,把干兜提到火塘里架好,下面放些松茅、干树叶作为引火柴,燃起引火柴后,火势便成“燎原之势”,那灶塘火就亮堂开来了。六七个人端上板凳坐围在火塘旁“遮火”,“遮”得出汗,那真叫爽啊!火势大了,温度太高,“遮”得人受不了,加些湿柴也无碍,“湿柴怕大火”。待火温降后,再向火堆靠拢。身体暖和了,思想便活跃起来,就“学时文”(讲故事),天南海北、风土人情、农村变迁、乡村趣事、农事技术等等。我呢,也把一箩筐一箩筐乡土“时文”装进了自己的小脑袋里,灶塘火越燃越旺,火越“遮”越舒畅,“遮”出满屋欢声笑语,时不时“咯咯”的笑声冲出小小的厨房。

“遮火”时,老表还会在塘灰中埋上几个小红薯,一筒烟的工夫,便能闻到香甜的气息,盼到全熟,刨出,薯皮已是一层焦黄,剥皮,咬开,丝丝的热气冒出来,真是大快朵颐。伢崽们则忍不住悄悄地把手玉米粒埋在灰中,待“啪啪”爆响,捡而食之,带着些灰米,既助消化,又有浓郁的香味,真可谓“爆米花”。

夜深了,灶塘火基本燃尽,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回家睡觉,去做一场场甜梦。

渐渐地,我们告别了乡亲,就很少“遮”到那些灶膛火、树兜火了。只有在寒冬季回第二故乡时,才能“遮”到火红火热的火了。

自己有着一大本事,连凶猛的动物都会听你指挥,殊不知,那些动物都是被关在铁笼里的。

在我印象中,被人围观最多的是猴子,而且最活跃的还是那些大人们。他们把各种吃的东西朝猴子扔过去,而猴子则来者不拒。有一次,我看见一个大成人竟然用糖纸包住一块橡皮扔给猴子,我慌忙对猴子叫道:“别拿!别拿!”可猴子

## 看动物

简平

还是走了过来,想方设法把落在水沟里的假糖果捞了出来。那个大人兴奋地一边嚷着,一边瞪了我一眼。那只猴子兴致盎然,举着我糖果在假山里钻进去钻出,还在钢丝上面走路、翻筋斗、荡秋千。我心里很紧张,担心它会把那颗假糖果吃下去。它终于停了下来,拣了一个角落坐下,还时不时地瞄一眼四周,生怕别的猴子来跟它抢食。在它剥开糖纸的时候,我的心咚咚直跳。好在猴子真的是聪明的动物,它对着糖纸里的东西琢磨了好一阵后,最终放弃了。那个自以为是的成人悻悻地啐了一声,恍惚中,我看到他的面目模糊起来。

孔雀也是受人关注的,但我发现人们对孔雀的关注只集中在它的

开屏上,每个去看孔雀的人都想看到孔雀开屏,要是没有看到就会显得很失望。当然,孔雀开屏确实美丽,像裙裾般排列整齐的尾上覆羽,每枚都有一米来长,形成尾屏,还有有多种色彩的眼状斑依次列陈,有宝蓝色、暗紫色、蓝绿色、铜色、浅黄色、暗褐色和浅葡萄红色等等,当尾屏展开时,五光十色的眼状斑在阳光的照耀下,加上两边分披着的金绿色丝带般的小羽翼,反射出耀眼光夺目的光辉,真是华丽而美艳。可孔雀开屏并不易见,心有不甘的人们就想着法子逗引它开屏,有的挥舞彩色的头巾、围巾,有的干脆对着它跳起舞来,但大多没有效用。他们因此一脸扫兴,我暗自觉得奇怪,孔雀开屏的姿态好看,不可开屏的孔雀踱步时的姿态也很好看,何须强求一种之美呢,再说孔雀开屏原本就不是为了展示与人的。

我想,看动物,其实也是看人吧。和平公园的动物岛如今改建成了生态岛,长廊白墙、叠石瀑布、树影婆娑、水岸缤纷,让人目不暇接。虽然公园里原有的狮子、老虎等猛兽已在上海动物园安家,但以另一种方式陪伴游客——它们此前生活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中式廊亭,通过大屏幕,游客可以看到它们现在的生活状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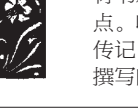
## 收容“弃儿”

刘翔

第一个“弃儿”缘于那天偶然在旧书店看到自己一本签名赠送他人的拙著。从此,由此及彼,开始不自觉地关注起旧书店、网上,甚至废品收购站里那些和我同样“遭遇”的签名本,并逐渐“收容”其他作者遭人遗弃的“儿女”,并且在自己书房里专门腾出一个书橱来安顿这些“弃儿”。日积月累,居然还收容了不

少“名门望族”的“儿女”。手头这本“弃儿”是由“八百壮士”中谢晋元将军儿子谢继民撰写的《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》一书,是花5元钱从一家旧书店收容来的“弃儿”。此书印刷十分的精美,书内有多幅谢继民参加纪念其父亲和“八百壮士”活动以及与家人在一起的彩照。扉页上题有他和夫人吴国翠亲笔签名与印章,右上方还钤有“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70周年”纪念章。如此珍贵的书籍,竟然沦为“弃儿”,能不令我伤感吗?现在这本书已是珍藏在我书橱里予以百倍呵护的“宠儿”。

《苦难与风流》一书是



编者按:给平凡的生活做一点加法,让人感觉与平时不同,与别人不同,与惯常的自己不同,多了一抹色彩、一道光,感受到用心、爱、认同、尊重与温暖。今起请看一组“生活中的美好”。

重视仪式感的人,必定是有情趣的。“扬州八怪”的金农便是这样的人。他给菖蒲过生日,怪竹子喝酒。

农历四月十四,菖蒲生日,金农很重视。这一天,他铺纸展笔,为菖蒲写真,并作《难老歌》祝寿。他亲密地称菖蒲为“蒲郎”,给菖蒲介绍女友,将之与南山的石头——“石家女”凑成一双,诗曰:“南山之下石家女,与郎作合好眉妩”。接着,金农又替“蒲郎”拒绝了这门亲事:“此生不爱结新婚,乱发蓬头老瓦盆。莫道无人充供养,眼前香草是儿孙。”金农是借了品性高洁的菖蒲,道自己的心声。但这个生日仪式策划得足够精彩,传为美谈。

“竹醉日”,是农历五月十三日,如今知道的人已然不多了。宋代范致明《岳阳风土记》载:“五月十三日谓之龙生日,可种竹,《齐民要术》所谓竹醉日也。”金农在竹子画的题跋中记录了这则小故事:从太原来的杜秀才送了一壶好酒给金农。竹醉日这天,金农端着酒,独自在竹林下畅饮,之后邀竹共

《晒后假日》是苏格兰年轻女导演夏洛特·威尔斯的长片处女作,讲述11岁女孩苏菲和她单身父亲卡鲁姆在土耳其短暂度假的故事。影片开头,是数码摄像机拍摄的DV画面,摇晃、抖动,还有多帧照片的叠加组合,这是父女俩的旅行记录。快节奏中,有闪烁灯光中不断跳跃的成年女性人脸,在影片结束时,我们知道,她是成年后的苏菲。很显然,开场的设定,为我们指明,这是一部回忆电影。

和其他类似的电影不同,本片不是自传体作品。夏洛特说:“在剧本创作的早期阶段,我用我的私人记忆、假期轶闻、童年往事来搭建剧本的整体框架,但这部电影毕竟是虚构的,我从来没有踏上那趟旅程,那并非我的切身经历。”尽管如此,这是一部带有某种情感自传性、最具私人化的电影。

影片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假期,地点在土耳其。从当地旅游代表的接待上来看,父女俩很可能是跟团旅行。不过,电影很少展开他们的旅程,除了其中碌碌泥浆浴一日游,大致在酒店范围活动:游泳、潜水、打台球、玩游戏、观赏表演,或者露天啤酒饮料,看天空滑翔伞飞翔,躺着晒太阳聊天。这不是一部重戏剧性的电影,叙事全部由碎片、片段、细节组成。夏洛特说:“我曾经想选择另一种拍摄方式,即仅仅讲述假期中所发生的事,但我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做,我选择以回溯、追寻、重估的过程相互交织。”

夏洛特不用空间和时间线索串联电影,用主角拍摄DV,作为穿插和连接,有时是父亲拍摄,有时是女儿拍摄。这是一部由女儿视角展开的电影。苏菲由弗兰基·科里奥扮演。夏洛特说:“苏菲在剧本中被塑造成一个更愿意身成人世界的孩子。”尽管影片描述了苏菲对成人世界的好奇,比如对旅馆里青年男女关系的关注,手里拿的是谈论少女关于爱的杂志,对一个男孩滋生朦胧的爱意,甚至有了初吻,但绝对

警坛的老公安,这些书记载了他们奋战在公安战线上惊心动魄的一生。因此,每当发现描写我所尊敬的公安人物书籍遭到遗弃,都会毫不犹豫地不惜“重金”收容下来。

当然,撰写此文,完全无意站在道德高地谴责那些随意遗弃别人赠书的朋友,他们应该也有他们的苦恼。如今让我苦恼的是,随着收容“弃儿”日益增多,我那个自喻为“孤儿院”的书橱,也在扩容再扩容,到了寸土寸金的窘境,但我依然乐此不疲。

多数,展现的是卡鲁姆和苏菲令人难忘的女儿关系。

电影一开始,卡鲁姆和苏菲被误认为是兄妹。扮演卡鲁姆的保罗·麦斯卡说:“我是个单身父亲,苏菲大部分时间,跟我前妻住在爱丁堡,我们俩的关系更像是好朋友。”父亲为女儿梳头、涂防晒霜、教防身术、学潜水、游玩,一个眼神、一个微笑、一个动作,全透出父爱。他希望女儿跟自己无话不谈,答应女儿可以前往任何想生活的地方,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。影片很少透露卡鲁姆经历过什么,只知道他没有家庭,没有事业,没有钱。晚会上,苏菲为父亲报名唱歌被拒绝而生气,当父亲说“我可以为你报声乐课”时,她抢白“明明身无分文却又还要抢着买单”,这伤了他的自尊。卡鲁姆有他内心的痛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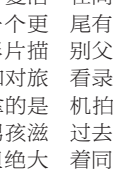
夏洛特之所以选中保罗扮演卡鲁姆,是看中他的坦率、温暖、友善以及细致体贴,她说,这些特质“会让观众惊讶于他这样的人竟然会深陷挣扎之境”。保罗也说:“缺席的父亲角色,一般都很颓废,但卡鲁姆在80%的时间里,都对生活充满热情,剩余的20%,他的内心世界是残缺的。”电影里有一个场景,苏菲邀请所有的陌生游客,共同为父亲唱生日快乐歌,摄影机仰拍站在风景区石阶上卡鲁姆惊讶的表情,然后镜头叠化他在旅馆哭泣的背影,压抑很久的孤单、不顺、委屈,在女儿的爱里,被释放出来。

好奇的女儿一直在探寻着父亲,她问:“你11岁时会做什么?”他们一起躺着看天空时,她说:“如果我能看到太阳,就会想到我们都能看到太阳,尽管我们不在一个地方,但我们在同一片天空,就好像在一起。”影片结尾有一个长镜头,从11岁的女儿挥手告别父亲的定格,摇移到成年后的苏菲回看录像,再到年轻的父亲手持数码摄像机拍摄,最后从空白走廊的门后消失。过去和现在,绝妙地重合,不同时空,有着同一片天空,女儿和父亲在此相逢。



## 晒后假日

刘伟馨



## 读碟

蒋文洁



中国精神之天眼 (油画) 蒋文洁

“鼻子”里,一个喜气的的大饽饽便成了。

爷爷守着灶台,掌握火候。有个小仪式——大饽饽出锅之前,爷爷总要放个“二踢脚”,据说这样可以驱邪。炮仗响完,捣捣头!像是谜底揭晓,一家人凑到热气里去瞧,大饽饽果然又白又亮。一锅接一锅,从黎明到天黑,西屋东屋都摆满了香喷喷的大饽饽,炕上躺满腰酸背痛的人。一家人又累又高兴。这一天的大饽饽蒸得好,象征一年的好运,整个正月里,都是值得在亲戚面前炫耀的事儿。

如今,搬进楼房,没了土灶台,用上天然气,省去了生火的麻烦。一进腊月,面食店就有了枣鼻子大饽饽卖,机器做的,雪白光亮,没一点瑕疵。家家户户都买一些,免了受累,吃起来却没了当初的香。那种香,是一种复合的滋味,仿佛咀嚼在嘴里的不仅是麦香,而是缓慢的日子,饱含着亲人齐聚的欢喜和对生活的热望。

匆忙的步伐,令时间干瘪。像是催熟某种水果,丰收却终究味道寡淡。而像金农那样,不随波逐流,时不时给生活制造点仪式感,让果子承受更多日光的照射,汁水饱满,滋味丰盈而悠长。

## 十日谈

生活中的美好

40年一路走来,用爱暖暖相拥。

责编:郭影

饮。在甬道上,他郑重其事地淋了满满三大杯。这之后,他又“以酒和墨,漫写直幅”。还自言自语说,竹子怎么能喝酒呢,竹子喝了又怎么会醉呢?但他用酒兑墨,画得竹子歪歪斜斜有淋漓之感,真像是竹子醉了,十分应景。读到此处,我笑出了声。把日子过成诗,大约说的就是金农。

## 日子清浅滋味浓

胡炯

眼前这样的痴人不多。大约是生活节奏快,大家直奔着主题而去,闲心思少了,“无用”而冗繁的仪式,能省则省。虽然眼下各种节日名目繁多,但很多是商家为了销售而炒作出的名堂,除了吸引人购买,留不下记忆。

说到记忆,在我胶东老家,一年中最隆重的日子,是春节前蒸大饽饽。腊月二十左右,天蒙蒙亮,爸妈、姑姑姑父、叔叔婶子带着孩子们,前脚赶到,热闹极了。火炕上,奶奶铺好了大面板,撒上薄面,将发好的面从大盆里扒出来,满是蜂窝。使了碱之后,力气大的男人负责揉面。女人则负责在一旁揪剂子。剂子揉好,女人们用纤细的小拇指,给饽饽勾“鼻子”。红枣切成细丝,插在